平播全書

平播全書卷十三

明長垣李化龍

書札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將逗遛驕蹇罷之爲宜第其父子久竊虛聲於蜀中閭閻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即士大夫能洞見其底蘊而小民無知則以其來爲喜去爲悲也人情不甚相遠計應龍狡賊必且輕之然播民之見亦川民之見當必以其來爲懼去爲喜矣道將士民皆以爲宜留故不能不順其情然兵分四路將分二方各司其地若兩省然競進爭功更

濟於事貴州新舊二將亦如此用之大抵昔人並將者同領一軍同攻一城故以兩不相下爲嫌乃今分路分兵則多多益善故不可以例論也伏惟台臺裁察幸甚

思南陰知府鎔

思石去賊不遠一向因循無備動以貧弱爲辭即貧家遂可不防賊乎今事已至此奈何楊惟中棄軍而逃失機債事已行拏問今惟有死中求生以保地方施州衛兵八千平茶兵五千建越兵五百俱發去當急急備本色已發銀去買須急急收買若再委之無處買則土兵無食必且劫掠不可不知也若賊已去龍泉即令我兵分劄龍泉婺川而

思南運餉給之惟一意求濟事毫不可推委董元鎮在貴州省城遠不可至已行陳璘發陳良玭來川中領兵為王一桂孔繼祖三將俱至地方決可保則當由龍泉進兵剿賊矣幸亟圖之無後

沈按察使

播目來戎衣大帽意頗自得乃知用兵之事臭腐神奇真無定也已發監軍道令鼓舞用之賊勢已急但為備於關內貴州之兵已漸集大舉當不誤矣

陳總兵

師期已定決無改移此時楚兵已集正可長驅矣近雖有

龍泉之失然楊惟中領兵先送其家眷止餘土官安民志以五百兵而當數千之寇何能自存惟中已拏問民志當贈廕同歸於死但有流芳遺臭之不同耳前曾有啟欲將偏橋思石合一路而進今得貴州撫院所開路道亦如此蓋偏橋思石龍婺之兵總之會於湄潭而入關也兵既多須分奇正正兵由大路進奇兵由小路偷入張疑設伏隨機應變只在人耳若龍泉有苗據則宜合大兵先取之此時逆酋內兵一步不敢出關在關外者不過散苗能降則降之不能降則勦之如摧枯拉朽何難之有川中發去施州衛土兵八千原爲應援思南者此兵甚勁與永保同進

剿時令之衝鋒賊必不能當此一路有永保施州土兵必能得其力幸鼓舞用之土兵全在鼓舞不可挫折以取其怨將軍熟於兵事者當自知之也兵多須有紀紀凡事聽將軍專決之本部必不中制將軍天下奇男子一生忠勇名在海外茲所當不過八路之一何足爲難但洗耳以聽捷音耳

高推官

此中之人奸詐反覆乃其常態外方人初至不知而信之遂致黑白不分事體決裂從來如此前車旣覆可爲明鑑而在事文武爭以招降自奇不知但爲此輩使耳閩來揭

爲之一笑以後應處者徑處之應言者明言之不避忌不遷就庶無至僨事乃所望也

李總兵應祥

將軍與童將軍並用此部議也事定之後將軍之總兵自在得來揭似必欲即眞而後來者此非當事借重之意古之純臣先公後私今國家多難即草澤之人咸思仗義勤王將軍受總兵之銜而來何所不足乃必欲受代而後任事耶如以爲無兵則調募已多以爲無敕印則今之廢閑將官給劄領兵者不少何況欽除總兵此必不可也師期已定賞罰自明幸殫力從事勿貽後時之悔不盡

陳總兵

將軍到未久於彼中地利夷情瞭於指掌乃知世間事但得有心人進早無不可為令人快然今人但見賊破龍泉便以為不易與顧龍泉之失楊惟中原未與戰若遇將軍彼且片甲不返能望勝乎昨已行文拏惟中誅之而該道有文來言渠自願恢復龍泉因緩其死限以十日十日不得復龍泉將軍即報來仍誅之也不然何以謝萬民乎大抵彼中一帶夷人皆有求生之心但未進兵不敢出耳歲裏賊令何漢良攻龍泉漢良恐攻之則不使投降但於關外放火而去賊知之因將漢良收監復令楊珠來封刀逼

之乃始攻破耳此可以知賊中人心矣近川兵攻官壩其頭目郭䣭等驅苗使戰苗曰此是天兵與常時土司讎殺不同我等不敢對敵皆散去䣭等不得已自領親兵相當皆爲我兵斬首至百餘此又可以知賊中人心矣今楚中土兵若到聲勢自大諸苗不死則降若土兵未到一面催取一面進兵夜多火炬多礮張疑設伏令之不測多少賊亦無不降者但須嚴於受降勿爲所欺耳土兵所喜犒賞莫惜錢糧今大兵俱進不日賊平即費亦不多已力與該省撫道言之鉛彈若無人家酒壺錫器皆可爲之大礮則鐵石子皆可凡事皆從捷法急圖之勿莽有司此一移秀

才終致誤事可恨也

董總兵元鎮

龍泉之失罪在楊惟中將軍但遙制耳向以將軍來進不得不少有指摘近聞該省撫道極道將軍任事之勇極力推轂僕爲之喜而不寐是非無定毀譽何常將軍能立金石之功僕不敢不爲延丹青之譽戰士之鋒端文士之筆端蓋互相發以相成也惟將軍留意焉

高推官

陝西軍興擾處已妥但須令各將與士同歃血爲盟永不相讎可也進兵仍分二路或前或後爲要將領可用者少

正爲之悶悶公乃慨然欲自將以前吾門之士遂有可與行三軍者豈不快哉即爲一牌並發令付之惟公所向不爲中制但須事事慎重務保萬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貴也糧運事恐夫何少並爲經理之草草

諭遊擊王之翰

諭原任遊擊王之翰汝先年領兵湄潭失事已是廢人止因地方多事聊以使過後聞汝處上官又多物議即欲行法緣進兵在邇姑責後效今當進剿合行曉諭爲此仰本官以後宜知上人器使之意盡心圖報務立功名不得仍前苟且誤事若不實心幹事徒爾窺瞰行私不受本管節

制或不聽監軍調度得邀功即邀功得避事即避事本部院雖在數百里外大小將領心行功罪一生品格無不周知況汝近在目前乎若有誤大事通前論罪必不假借倘方之劍先斬後聞汝所知也特諭

諭參將吳文傑

諭參將吳文傑永甯兵稱雄勁地近播州今日大征是汝唾手功名之日近委副將曹希彬夫非是分汝之權乃以助汝之勢汝宜與之和同行事共立功名每見將官有彼此相嫌多致誤事不知功成則共享其利功不成則共受其害不但不忠亦不智矣汝宜以此為戒永甯士官士兵

宜鼓舞使之用命自有賞罰毫不失信其分見周見等頭目若不擒賊成功便每人戴一頂鬆髻來見我說與知之

特諭

徐僉事

運夫不足昨以奉告再加八千若少即再加亦無妨此時進兵如船到江心補漏已遲然勝於不補慎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謝監軍　劉參議

黃郎兵既至亦不宜多汰此兵未嘗養之一日臨時用之即目倘亦不多且土兵亦未可以大小論要其氣勁不怕

死可使耳合江之事殊駭聽聞其過專在廣兵吳總兵氣盈志驕其下尤而效之此番再不處則再不可使且自貽之禍矣幸與言之懸賞銀初無定數此令先擲去耳但多懸無不可所少非財也彼中有投降者此時若查的即可收若不真即當處無用兩可矣草草

徐僉事

南川倒事一至於此令人駭嘆此該道駐劄之地何不一親督理而任其所為乎目下發兵何以措手萬一誤事豈能毫相假借本部所調來兵數萬皆一一過堂今逐夫總之萬餘而該道不一經目何得不至狼狽此後宜胼手胝

足下行有司之事不宜深居高拱但行文移拯溺救焚自不得以常格拘也只此相囑再不瑣瑣矣

湖廣胡魏二監軍

楚中百事延緩但以文移支吾可爲痛恨若非門下與陳將軍奮發圖前一日作數日之事恐並其城池失之況勦乎如永順兵彼欲得十六日行糧守道只與以八日此時即寬與數日何妨而爲此拘拘也講錢糧索應付乃土司常態但大處節制之此小處若一一撙節則不能使之矣計此時各土兵想已到須加意鼓舞用之若能得其心自能隨我驅使安用漢兵彈壓如川省南川一路二萬皆土

司兵高推官以一儒生將之攻險陷堅無不如意今日欲直到海龍囤而止矣各處調來兵此時發去已遲昨已發施州兵八千從思南去矣此地近題過厲陳將軍正門下所監可調令合營也今日得湖北兵道揭言兵已集一萬七千益以施州兵廣兵則二萬七八千矣永保烏羅一到卽可四萬此亦勁敵何謂弱乎幸如期鼓行而前賊可立盡無慮也所議四款俱中機宜內亦有見行者招降爲第一要投順者多則不煩兵而下矣惟是受降如受敵幸留意焉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龍一抵渝城賊自分死期不遠遂爾衝突若此聞其先年嘗與人言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遵州打州遵縣打縣不知殺到甚麼去處方了今日之舉正合前言彼蓋以龍婺思石兵力稍薄欲甘心焉以援兵不能即至故不免失龍泉以搗巢牽之兵歸故猶得全思婺使楊惟中只拒守三日賊以上遊兵緊亦必撤回惜其不能耳龍初已行拏問即欲以徇方致誅乃該道謂別無一將尙欲留之以捍府城龍不意賊已撤去恐其長驅思南乃姑責以拒守令須問明定罪要之終不能逭一死矣賊既歸巢令各邊處處薄之而不深入黔狠兵行且至永順保靖計日亦

可至偏橋約會已定至期環而攻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今未敢預言也龍經營半年不能得賊之要領而先失一土司無所逃罪死生進退統候台臺裁斷臨啟皇悚

劉總兵

報酋欲出鬬迎敵論理此時賊似不敢親出若或天速其亡郎親出亦不可知但我不可不嚴爲之防耳宜遠行哨探審其多少相機擊之少則迎其前多則擊其歸全在此一陣萬分留心機不可失也賊無十日之糧必不能遠出遠出亦必不能久住但嚴陣向之無不勝者一面傳南川江津俱爲應援賊少則攻賊多則守皆隨其便可也

郭青螺中丞

師期久奉告至今差人未同也童元鎮在思石得無誤進兵或取同或令從彼進無所不可惟在臺下弟不能一一遥制之也無論大將偏將皆可進兵皆可為主將不然八路安得八大將乎若誤師期則斷不可即有一二枝兵未到亦無妨蓋八路齊進即有強弱不同彼必不能當若有參差即獨強者亦有利鈍此不可不加意催督也開刀以後如縛龍擒虎一步鬆不得一時閑不得即不食不寢也說不得幸為留意龍泉之事弟不能無過焉不敢不待罪又不敢求去以非其時也失一地方該道不可無任其責

者於理宜坐舊道故於大疏小有異同不然恐科中參駁耳凡此事宜會題以後宜令差人自川中去與楚中路一也何如何如

宋芳麓按院

討賊之事川中頗有端緒惟二省未備待之至今猶之乎未備也討再待兩月猶之未備耳且恐別有失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益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靈門下之庇倘曰以魯之眾加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顧申嚴紀律鼓舞羣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攖其鋒者惟見外司頭目並所遣內司監督親信人相攜出降此可以知賊之淺深矣將軍此時想已整偏橋之旅軍中投石超距之狀端可想見先聲所至草木皆兵賊有望風倒戈耳偏橋原與龍泉爲一路昨已奉告將軍總偏橋之師令陳艮玭領思石之兵合王一桂施州之兵由龍泉進總會湄潭雄兵三萬斬關而入誰能當之若慮思石單弱則留兵龍泉張疑以守亦一奇也李將軍將平越黃平二路與將軍相爲掎角今

不知到否如其未到將軍可並此路將之一面合黃平埽白泥一面合平越埽四牌而後渡江界河剿朱家屯則龍泉已在包羅而播州易於探囊又一奇也若李將軍到則仍令督平越黃平二路自不妨耳兵難遥度不佞亦只略具大都至隨機應變擇利而趨將軍自有圓機不佞安能一一於千里外臆決乎惟是無誤閧刀進勦之期與各路互爲聲援則氣勢自壯賊即人百其身亦不能分而應之矣兵合則强分則弱各路齊進則弱亦强參差不齊則强亦弱不可不知也進兵牌多寫幾面先傳入以驚人心或爲數萬免死木牌先投於內空處令人執以出即免殺或

豎招降旗投戈空身者免殺降一人少一人之敵又不可不知也懸賞銀令撫道多發無所不可總之侯將軍自有妙用不佞但聽捷音入播之後賊若上園收捕稍定宜戒妄殺攻園出奇百凡加意三十萬兵劉一處宜嚴紀律切戒爭鬬統惟將軍留意無忽

劉總兵

此番之賊想是在邊各目報前日之讎者觀其逢人即殺可知其賊不多大兵一遇當盡殺之則後來無敢攖其鋒者若是關內發來兵亦痛殺之留數人或割其兩耳或劓其一目令之歸報則關內之賊寒心此第一陣撕殺十分

要緊不佞拭目以觀將軍作用矣

馬湖蔡知府宗憲

黃郎兵與鎭雄兵相毆誤殺永甯兵則鎭雄永甯合而擊黃郎兵亦事理之固然者也此不可遂謂助播若廣兵擊殺陜兵多至十五人亦可曰與播有連乎今只宜就事論事爲之解紛息爭耳若彼此深求之言勿聽之以搖人心也目下惟刻意鼓舞黃郎兵令之前進白骨頭黑骨頭播人素膽落於此種惟留意無忽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思石二府兵八千糧萬石雖單弱哉亦足以自守矣今惟

有自川發去施州兵八千二府可並餉之亦無多也公職專督餉幸以時給發無至有脫巾之虞大兵入播即以夫運糧而尾其後此必不容已者龍泉即不復亦無妨於進剿要之三省兵十道並進賊亦無暇爭龍泉蓋不待復而自無不復也若思石二府稍留兵自足以守賊豈有舍巢穴不守而遠出攻城者第城守之計自不可疏耳彼中撫鎮想自有調度惟公多方處餉無誤兵行為望

陳總兵

得來揭知楚中事事無備第一兵少而弱為之憮然然此正月十六日發者計至師期尚有一月永保之兵即加調

者不能即至而原調者亦必可來來則可用之兵已有萬餘加以施州之八千廣兵之二千可用之兵已在二萬之上矣餘兵雖弱尚可二萬計二萬中亦必有一萬可爲後隊一萬可充城守者以一大將將三萬兵鼓行而前何慮賊也且平越興隆一路地里甚近鉦鼓相接緩則分急則合以五六萬兵合而爲一即此自足平踏播州況此外尚有六路二十餘萬大兵乎火器火藥之類著緊用處亦自不多將軍身親督之中夜不寐僕爲之快然舊器則有不堪挑揀用之此中御饒此物所恨道遠期迫不能送去然計一月之內想已粗備也大抵賞格久懸賊中已有瓦解

之勢又八路並進大兵三十萬賊自是應接不暇將軍但整兵而前或出奇或張疑或設伏或招降彼精兵無多皆以守囤其餘皆無戰心者亂而取之蔑不濟矣但須詳審安定發必當機又於頭一陣大鼓三軍必期一勝則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賊何能爲計此時應已得意而僕猶云云亦道其常且慮之遠故說之詳也歷來公文四次俱已到俱有同字想俱入覽此不一一

劉叅議

調陝兵於永甯謝監軍之議也若廣陝兵已相安動兵不如靜矣鎮雄馬湖二兵亦具如該道所分布昨有文去亦

是活法兵難遙度亦難遙制也此事初起總兵若能祈一廣兵以謝陝兵三軍自當帖然一有偏護遂效尤至此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如秤必不足以行三軍惜吳帥知不出此今難再行法矣但當謹其後耳軍中相鬭常事何必認罪此小家數舉動非所望於高明不佞所慮惟在糧但餽餉不乏即爲萬全他無問也幸留意焉袁年陳世賢在彼可急遣來欲問以賊中事耳

謝監軍

永甯一路之兵多至四五萬幾加原議一倍則運夫宜增募或令多支折色宜有定議而該道略無一言何也運道

進二郎壩十日之程既稱險遠須有處置宜蚤計之不時相鬬爐合兵相殺事已定各分路而進不必更易永甯兵既願進一路亦從其便但緝麻一路不防播兵突出抄我之後否亦須討明郭通緒若投降即可受之聞羅剛欲出降為播兵將家小取至國上並分兒差人俱挐去是否並查之若如此須防之也永甯土司受我厚犒當此重任而言語不常至取甘結豈尚欲觀望耶宜嚴督之軍法甚重不可干也奢世續必令親出令水西鳳氏亦出彼巢穴何所恃乎運夫事萬望留意如少即將原州縣再加一倍取之亦可或照該道原派隷用之亦可此須與餉道時時言

之無誤

劉參議

新帥偏護營兵致土兵相效而起微門下惇大寬平靜以鎮之幾有別事已與直指言之而門下以爲歉乎此帥廉勇足錄而褊急可慮恐營中無人調停之蔡知府既督一軍便不能專傍總兵故復令梅同知去名爲督陣實令與總兵相傍令以潛圖融消其偏蹊耳恐蔡守疑其相侵可以語之如梅子更不任亦卽見教製同毋令生事事生也陝兵守五畝堡不免以有用置之無用今浙兵到可令隨營而換以次者守五畝其陝兵卽令乘浙兵船來下水一

日可至也甯夏馬總兵至此兀坐城中無一兵相付俟陝兵來即令領之策應綦南盡楊小翁原題欲以本官總領陝兵亦正相應耳合江夫集此心稍放下尚未知永甯如何敘府兵亦取來此中護餉者乃問以守瀘州何也

劉總兵

舉事之初最宜詳慎周敦吉為賊所欺幾致大衂可為痛恨若此後無一戰功則軍威已挫即招之人亦不應況勦乎且此等小醜梗道何以長驅婁山料彼眾不能四五千而袁鰲穆炤已貳於我約會江津之眾彼此夾擊即可埽

情矣幸留意焉

徐僉事

法令不行起於姑息太過川省有司慢事傲上習以爲常其流之弊至於違誤軍興可嘆也一日得二公移沈憲長以失誤軍器解夫提問新津令門下以失誤運夫參處大足令若司道任怨若此何法不行何賊不平僕有樂觀其成耳敬謝敬謝

郭青螺中丞

承教誓師條約已領弟止言其大都此乃更入細微即傳之各將營中矣陳璘正苦兵少若與李應祥合而爲一更壯但恐道里延長歧路甚多倘賊從別路衝出包我兵之

後奈何前承教卽以二紙移陳帥令相機分合令並錄覽蓋兵無定形分布已定千里之外更掣其肘恐彼反以爲苦莫若只聽其便宜舉事擇利而行可也楊惟中會拏之後又有該道文來言欲仍守龍泉弟因彼中無一將官恐思石有失故復允之昨見旨意令弟無疑畏不肯斬將致失事機此疏至恐又得嚴旨然其實此番是應龍親來惟中郎當之只有死耳今郎緩其死亦不爲廢法也施州兵八千已於初一日自彭水行計初五可至婺川初七八可至龍泉正及師期平茶兵未發恐彼中無糧致有別事故也兵既進只得令拼死向前更催水西爲要多方招降但

得入關三十萬人便可踏爲平土幸萬分留意懇懇弟爲此事鬚髮白矣

支簡亭中丞

承台教總爲施州八千兵餉事此兵弟原欲同永保兵俱調爲楚用者後聞人言該衛兵去蜀止數日入蜀便入楚不便弟以楚中永保兵已多故從便調之從蜀入黔爲黔中用蓋從兵之便也乃黔院以龍泉一帶新題屬楚將兼制遂欲食楚之餉而思南府官又以該府本折俱無不能給餉爲詞弟意委餉於楚則遠不能至委餉於黔則貧不能供若留之蜀而不發則思石一破慘酷可憐若發之兵

而不餉則脫巾一呼譁譟可慮不得已一面發兵一面發
餉蓋三月折色俱從蜀給止令思南用蜀之銀爲買本色
而近尙報兵止有一日之食已再催供應若其不給便當
叅處弟之心良亦苦矣黔以無餉遂至無兵若目前不進
剿歷夏及秋黔當無堅城矣何云有備乎黔近播而不能
自完楚力頗完而兄在遠各道又鮮有加意者弟不得已
一責成各道非爲黔亦爲楚也倘兄不以爲罪則幸甚今
師期興矣以天之靈殲此逆酋則幸甚若不卽結更望僇
力同心共滅此賊黔卽不能無推委然亦力不能給我輩
但可助者不妨助之但得一日早了則三省之福萬世之

伐也惟兄亮之

劉總兵

得捷報令人快然此八路第一功也大兵四合賊據孤洞立見撲滅若果眞心投降納妻子爲質亦可容之令招頂山之賊但須萬分審察若妻子不眞無受其欺聞應龍已將各賊妻子拘之養馬城則此亦難得眞妻子或即其本身拘執之但不殺令以招降亦可若但我力可取彼心不可知即當殺之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幸與監紀官詳議行之務保萬全可也糧運如不給即發兵一二千迎之不可全靠麻鎭恐致誤事幸留意

史副使

三月之外糧餉不繼此自當慮豈可必於成功而姑聽之乎若曰三月之外可慮不在餉則兵精糧足此外更有何慮縱使別有可慮然必無罷兵之理兵不罷則糧不得不處即別有可慮亦俟事起再圖之縱使不侫以功不成被譴亦不可貽後人以難也楚中漕糧已有旨不發只須自爲計耳總之就近與監軍道總兵商量行之一面增夫一面減兵一面講本折兼支隨方逐圓要在不誤幸惟多方留意爲囑

內閣沈相公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仰不才豈不知戚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頃蒙台諭大將加意失意無聊者應爲劉綎童元鎮大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爲水西敢不祇領但綎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懼禍貪功亟意復用練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爲可用卽龍閱其兵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其後吳廣以逼年至地利人情皆不甚諳亦請留之願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啟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

之進兵渠驕態全無一意畏禍今用之即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蓋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觸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尙懼有禍況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即以形迹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目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鎭據該省撫道皆甚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具文來請必欲即真乃來此又近於劉綎初來氣象恐使功尙不如使過故亦並用之總之周播四面近三千里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爲利不以爲害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蓋有年矣

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共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以為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為調天下兵馬其實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司兵即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如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兔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盡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處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

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過慮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渠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即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即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瀆陳以紓台慮伏惟崇照臨

敬無任仰望之至

郭青螺中丞

招降給賞此原議之所不及補行甚宜已通行矣貴竹分布惟平越兵力尚薄大將又新至殊爲可慮今日得報知已有三萬顧烏合之衆尚多未至者亦未足恃也若將官相機出奇招降納叛以巧取事亦自成功恐李帥不及此耳施州兵八千至婺川止有一日之食可爲寒心鄧知縣親詣思南告饑見不佞差人而泣數行下此曷可聞於賊乎弟已發三月折色而米亦不肯糶人情若此國事何賴恐不得不一指及之非刻也支簡翁有沓來必不肯認此

餉弟直答以已發蜀餉足爲二省解紛矣陳頁班已到思南王一桂已向龍泉火器火藥斧鉅之類皆從蜀發去惟本色不能至幸望臺下一催般守令無若楊惟中龍泉既失而但以恢復自多也龍泉止有積骸數千而惟中謂斬級三十殆與鬼戰可爲一笑今日聞賊拏宋承恩去與其女成親眞所謂惡姻緣不知承恩能就中取事否吾進兵之日洪邊皆報之想其有夙約也鎮雄之兵此中無所用但恐發回其領兵官觖望而生事耳臺下可令隴澄差二三知事頭目速來押去無令生事則甚善懇懇

雙流知縣鄧宏烈

昨差人來言該縣山行七八日不騎而步至婺川親往思
南告饑臣子急公義當如此今之爲有司者高坐營私卽
一年不能當該縣一日也當益展猷爲以成大事金石之
業在茲行矣施州兵餉貴州湖廣兩相推諉可爲痛恨本
部恐至誤事昨已發三月本色價銀行思南府買米發一
月折色給之今再發一月去以後按月發去無可奈何只
得如此當以信義諭諸土司官官兵吾不負彼彼亦當不
負吾也若思南道府再不糴買轉運有誤本色之供卽具
文來參處之開王一桂不能約束土兵何以爲將宜令勉
力並聽陳良玭節制至關當約會南川眞州金子壩之兵

同進氣力益盛受降一節尤須小心賊甚狡或詐降以欺我或閉關而誘我大要自己嚴爲防守令士兵無貪小利搶掠散亂則賊即詐無能爲矣諸所請火藥等器皆已發去若營中無用鳥銃百子銃者即轉送之陳總兵彼或有用也

江津知縣陳大經

枏木洞到棋盤堡纔百三十里何謂到縣六七百里也王芬爲前鋒杜熊兆合後楊敏政即宜護運不然大兵已出又何必擁城自守乎若楊貞毋柱諸賊未絕則王芬等宜劄點脚壩以扼其吭若諸賊已盡則王芬等即隨劉總兵

分布直抵婁山關楊敏政盡率諸兵護餉不過量留三五百兵城守而已本部已調陳嗣昌來守城楊敏政令之一意護餉可也其支餉官自當隨營支散無待言矣總之爭前之事在將官相機進取難以遙度若文武同心各求自盡則無事不可爲也軍中事宜不時飛報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知難逭天誅肆行衝突再不舉事恐遂無貴州只得力與之角況川省之兵久屯湖貴之兵新至歲方旱河尙乾天時人事俱似相成剋期進攻眾謂得算第未知天意若何耳龍以縣力肩重任但以身殉無所復慮伏惟台臺

主持臨敵無任瞻仰之至

劉總兵

即日得報柑木洞已下更快人意又得川南監軍稟賊於西路抽兵來綦江路接打羅剛亦來前有報安羅之賊來合楊兆麟等當不誣也宜百分謹愼備之步步爲營火藥火器不可發之太早以致不繼浙兵萬縣兵皆可用者共江津兵去縣太遠糧運艱難若楊眞母柱之賊未淨不可令之前去以貽後憂只宜把守可也統惟隨宜處置務保萬全軍士勿以小勝而驕宜養鋭厲精以當大敵焉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軍斬曾九足以謝陝兵矣不然禍未已也瀘州兵盡調之永甯何以足三萬之數今鎮雄兵驕悍決不可與永甯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幾二萬餘耳永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甯兵合哨破之然後斬關而入可也甯可謀爲萬全不敢輕舉妄動自是正論但須早至幹壩扼險出奇乃可入關至幹壩當以一軍剳小水田爲綦江路聲援可也劉帥兵少又無土兵賊又撤別路之兵

以向之必須厚爲之備聞其自己捐銀以調袁初之兵蓋非得已且調止一千又云須在軍門原調之外此即可與之此一家之事永當兵多自宜分以相助萬勿分彼此也幹𤥨到播川驛不還須揚兵以爲之助問曹副將自知之陳世賢已到袁年已賞犒發同彼不欲同川南進兵防袁初謀害之也王繼先不出恐亦此意然既投降無不納質者須令其出妻子或自投見已遣袁年諭之矣若果有二心當再以聞草草

路副使雲龍

賊破龍泉殺人劫財欲已足矣志已滿矣豈肯移兵移粟

以守之乎恢復之說就其言而姑允之令以捍思南耳楊惟中輒以此自命試問綦江破後自去年六月至今年正月方遣兵入其中是誰恢復之小人不恥不畏不斬眞是失刑若非立功終難逃死可以語之以彼處無餉故平茶邑梅兵不敢發去已從眞州入矣思石兵若從苦竹關入至金子壩亦可與眞州大兵合哨藎兵可助餉可助而運夫不能遠去故於蜀地入就運夫耳至合哨則蜀亦黔黔亦蜀矣陳艮玭頗知兵嘗督勵之令其立功但須謹愼無爲賊所欺此時想已入境御無令其觀望取罪也

劉參議

合江雖宜進婁山但吳帥提調川南自無與劉帥同入婁山之理所差者汞合旣欲合哨則合江之兵宜分一半令一偏將將之入婁山但當時慮不及此耳袁年白皙美丈夫貌無死法宜其出降陳世賢妻子自在國上安得有眞者彼觀時勢而效順自應取其薪不可逆其詐王繼先眞有覬望之意但業以賞其毋人皆知之卽處之恐搖投降者之心故寬之袁年同想渠無不出卽不出亦必不爲害蓋應龍遠不能庇彼吾朝發而夕可擒之彼胡能爲哉𡻕帥甚苦糧運幸著實催之非用重法難濟大事川東包夫人打死者數矣以一大將將五千人深入夷地至於絕糧

啜粥採蕨而食備極醜態尙冀降人之不覯望有是理乎凡分布事宜略與商量彼方延頸望後兵而絕無至者鎭雄兵已不敢令往馬湖兵又與異道陝兵又衞該道餘孱兵又多守隘則自五千之外誰爲實用之兵若非與永甯合哨便是以將予敵不知二萬之數何在以此用兵尙冀降人之不覯望有是理乎有司中設措運者以名來當立黜之以警衆王懿恐難了此邵崇雅不知能發水運否寇克順卽當早用之金人云待爾家議論定時吾已過河矣奈何奈何

又

永甯綦江南川三路運夫皆增募三道皆在各縣催發尙苦不給今合江一路兵頗少但糧不知到否運夫不知足否該道又不在合江威茂又別道不知頭尾事事可慮師期久過吳總兵尙來催糧全不見進兵影響該道與蔡守又擁兵自保不敢過王繼先之門永甯三萬之兵當以候總兵俱不進是以一二枝而牽掣兩路之兵也兵貴神速今在內地遷延若此令人思之夜不成寐今該道只宜一意催夫運糧兵急催付吳總兵蔡守不能將兵即以合江將領將之令被監之火急行之無再商量誤事其合江一路通婁山關者亦留兵防守其隘口以防零賊衝突然有

袁年爲之蔽亦不必宿重兵也今劉總兵日日與賊交戰已破數洞南川兵已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獨此路事事不備若閉門屋裏坐者可爲寒心幸留意無忽

劉總兵

連日進兵事不知若何穆炤楊眞母柱之賊不知已埽清否倘有鹿罕周五巴楊兆麟何橑等在爬頭箐九壩莊等處皆有小路通貓兒岡槿梓驛者則貓兒岡點脚壩必須有一兵防守方可免於包截王芬之兵若令爲一路自趙羊水爬頭箐抵婁山關恐兵少糧亦難護若令屯劄點脚壩等處以防衝突包裹之賊似爲兩便不知可否軍前之

事惟將軍主持偶有所見姑以相商耳但此時恐各賊俱盡又當放心前進無事他疑矣

陳副使與相

施州兵自蜀入守黔地而欲給餉於楚楚人難之有以也蜀已發銀黔須買米運米無再靠楚人荷戈擢鋒之士能束腹而候議論之定乎用兵若斯奈何不爲賊所笑施州土兵頗難駕馭但須先足其食方可行法師行糧從更須一軍護餉無爲賊所襲也運官運夫稽誤者須以重典督之故發令去便於行法耳軍中事時時報知不盡

楊監軍

賊擒米承恩原爲成婚世間惡姻緣有若此者眞所謂以師婚也賊方於桃溪架屋栽花以迎新婚其女且打鞦韆而承恩以初三誓師十二進兵皆報之要見其有二心乎水西發兵否彼問遺且不絕偵報亦時有山鬼伎倆何時是盡只須催督之耳陳璘進龍泉湄潭爲正以李應祥一枝兵幾不能軍故令之隨宜分合想當不誤水西烏江不同哨中之不可測者謂何便中當及之聞雲南兵甚不佳沐總兵空行之牌亦不至陳鉱翁又云遣象兵來亦不知到否師期久過毖擊勿失幸留意焉若大兵入關得賊貴州去之甚近兒宜亟入其中以定人心布軍令無令過殺

以傷天和禱禱此後事宜時時報知可也

張參政　三道同此

兵行之初運夫不齊遂以乏糧借口連日嚴催急於星火計已無不至此後卻當計兵計米常令有數日之食不先不後適相接續此則在委官多方計算方得妥當不然無則數日不給有則一擁而至飢則食乏飽則棄餘雖積粟如山何濟於事今宜查一路兵實數卻計應給之數大約每月人二斗則三萬人該六千石人三斗則該九千石今發過幾何自幾日支起可至幾日止其後運逐漸發去者又可至幾日止日日計算無令乏絕亦無令拋棄乃善事

也至發米收米一運二運各須有印信單目明白或該道給以空印紙令塡亦可與總委官議爲畫一之法行之一面見教草草

謝監軍

十二開刀令已數日矣十八抵播今過三日矣劉總兵日日與賊接戰已破數洞南川兵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獨永甯一路全無影響尙未報到二郎壩何況幹壩何況巖門以此用兵將欲坐觀成敗乎若有說則可若無說則是諸公落永甯彀中而不自覺也吳總兵今何在永合二處兵皆兄監之何不從長專決而耽延時日爲急以見教

無令人焦勞無已也

湖廣川南道鎮

大兵已舉有進無退賊即有武騎千羣亦豈能分身應之一路小苗見大兵來無不降者有不降者即撲滅之如燎毛耳共搗巢穴剷株撅根在此一舉天子賜尚方之劍調天下之兵若遲久不決致有他虞即不佞無以自解况諸公平幸嚴督之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此不佞所日夜懸望者也軍法重後期之誅奈不凜凜乎

諭水西漢把陳恩

諭陳恩爾動以忠順恩信為言今恩信甚明忠順何在師

期已過按兵不舉何以自明爾常言不絕賊者爲行計也須至進兵方可絕之今已進兵猶未絕也情見觀望何計之行爾官若負吾恩信吾告之朝廷豈肯善罷楊應龍是何等氣勢何等兵力而今若此矣宜審處之毋忽

諭永順司宣慰彭元錦

諭宣慰彭元錦爾家先世以來南征北戰多立功名海內之人無不知之今播賊逆天動兵征討爾宜嚴督軍士務殲元惡以建殊勳懋官懋賞自有甲令歷來文揭忠義藹然每一披閱輒爲色喜今天下兵馬各省土司皆在此處古人有云義氣常淩豪士前功名肯落他人後此軍門所

望於爾者也故諭

蔡知府

陳世賢若非逆賊心腹則不用之爲提調矣姑奬賞之以風後來亦雍齒且侯之意也王繼先事已付之該道馮元賓在彼所言何事問之乃不能道一詞但云繼先一條草人何能爲者想到此受其母之賄而變其詞乎播人情態大抵如此凡用之卽宜防之若元賓者變詐閃爍卽不用之亦可也

郭青螺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三省分用後見報倉場疏留得旨下

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未覆倉場本原糧仍許發者可爲一快已移咨支簡翁三省各分十二萬乞臺下差人守催之陸續發來近便地方轉運無所不可幸無遲也兵進數日路無音耗烏江一路兵二萬得無少單雲兵聞不佳狠兵不知可否永順兵雖強尚恨其少若水西擣其中堅萬無足慮矣乃察其情形尚在觀望今卻不可仍與好面皮須多方責備之又多差人監押之不然騎牆觀望猶可且陰爲之助則事去矣觀其不與鎮雄合哨此意可知萬惟留意邇夫極要緊弟數日寢食俱忘始有次第幸彼中路近然不可不加之意也劉綖將綦江路叛目漸已

掃清眞州一路望風而降消息頗佳惟望三省齊力賊無難援首萬乞留意仍不時見教爲望

文簡亭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先經戸部允發三省支用後見倉場疏留奉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已不覆倉場本而仍照原議發用者謹以咨請乞兄作急督發近貴者發貴近川者發川荆州一府糧不知幾何若令沿江湊撥十二萬遡江而上入夔門達重慶卽一月可至若遠則過五月瞿唐如象一步不可上矣萬望蚤發爲懇進兵數日略無音耗不知若何幸就近督之惟糧運爲苦而陸運又

苦中之苦弟忘寢食者數日四路糧運始有次第不知彼中若何三省旣均分十二萬之儲則湖省須餉龍泉路此更不可易也惟台裁

劉參議

監軍道有揭來言進兵之路自二耶壩分爲二路表裏夾攻嚴門關下之更易即令如議行矣謂西路別有機括者云何何不以見教也鎭雄兵議定急以聞王繼先畢竟不殺爲是蔡守膽如芥子若不以兵付將官則八千人尙不足自衞也如彼隨營意懶即令梅同知前去此子固沾沾自喜但多易耳吳帥之兵終少永甯之兵又難分也但可

發者即發之去無留之令其苦難蓋彼尚不知鎮雄之不可發永甯也知之益啾啾矣劉謙兵是合江數急以付之凡將官用兵我輩但可與商量不可大張主即督撫亦然恐該道不知此意故敢悉心以告不盡

劉總兵

聞安穩松坎一帶賊人欲投降恐綦人害之只得死拒官兵此此輩終成灰滅但目下梗塞不便今發告示去招之有投降者即押之重慶庶綦人不得害之而運道無虞兵可長驅也告示須於敵境張之一切賞格多方傳入幸留意無忽

高推官

連日得揭報見營中法度嚴明軍士和叶併爲之喜而不寐知公乃真可與行三軍矣惟是糧餉一事令人心碎至忘寢食蓋一向行文催促急於星火乃不意有司延玩之甚也近分守道已入南川各有司皆領夫親去想無不到之糧矣萬一不足則不可不一計算但飄然而去須就近將糧分俵軍士令各自帶數日之糧前行然後令糧夫同取於路仍連珠爲營以便接應但至關割住則糧以次到而兵得宿飽乃可再裹糧而入關也就中如有破竹之勢可以因糧於敵非所預知惟是自爲萬全之計不可不如

此此大利大害所關不可不慮分留苗兵如太多即留一二營倂於路上爲聲援亦可免餽運不給之患也統惟斟酌要在濟事萬惟留意無忽劉總兵兵亦各自帶糧去盡此乃自己性命自是要緊聞楊酋笑土兵無紀律好搶掠云但以一二莊財物婦女委之即可盡殲之矣此亦不可不令知之而收斂防備也

貴州張監軍

永順勁兵也數至一萬可以横行播州豈可但守東坡而已調守烏江足破賊鋒是謂得算非失策也苗之助播也以其强其擾黔也以其弱入路進兵播且不保苗當坐而

襯之耳即有他處三五千尋常兵即可防之多用傘蓋火器以振軍聲彼莫測虛實即不敢動矣至自泥四牌必須合兵埽清則在該道與二帥圖之綦江之兵十戰十勝已淨埽關外之苗南川兵所至望風投降無格鬭者永甯聚兵八萬平壓賊巢旦夕碎矣彼中此時想已得志惟嚴督之無至後期入關軍中事時時見教不一

劉總兵

初聞枏木洞之破以爲亦常事耳近聞其洞甚險乃永甯播州所圖之不能得者今一舉而破之亦以奇矣將軍宜勞將士用命良快人意今發懸賞銀聊爲牛酒之需幸擇

其尤衝鋒者厚給之死傷者倍之庶人知鼓舞前可無堅敵也即日淒風凍雨三軍淋漓可憫本部恨不能以身代之奈何奈何

貴州三司

誓師成禮知諸公之重其事矣逆賊未滅糧餉不給不佞恨不能割肉補瘡以實行伍禮儀燕享之費且令帶同充餉若以天之靈諸公之庇逆賊授首罷兵息民即勉爲諸公舉一觴所不辭也草草

史副使

調兵事昨已告此無大關係即有訛言誤聽亦不足較計

短長大家地方大家兵馬在彼猶在此也今二道所急不在兵在餉耳兵過三萬自可常勝卽有增減任之將官惟是兵進愈深餉轉愈難一運之後夫或有苦難逃避者自永甯至二郞壩又至巖門又至養馬城爲路各幾何幾日可一轉夫與兵是否相當作何預計此宜時時計算今兵馬已足本折已足只運餉不絕成功便易一成之後大家受用其餘閑氣一切擲之矣以後望日日以運糧事相報令不佞少紓焦勞其餘爭是爭非不佞再不復言亦望勿言及之也永甯是三軍家當防兵二百何以放心逆賊曾有燒糧之說二百人卽巡警盤詰亦不足況防守耶上同

知王好善兵四百及程上策黃甲李酉麟等兵可留千餘於城護餉之兵即二千亦可也惟酌行之

劉參議

合江糧運近訪一水路如果可行省力五倍可即一面查看行之今日勦王繼先畢竟不妥彼有險固楊應龍從來不能得志今一旦圖之彼曾報兵五百必有一二千人若知之而據國自守運夫一人不敢赴土城矣即今吳總兵已向永甯借糧若再停運三五日一軍皆當餓死即使付之分兒彼正攻國交兵還夫亦不敢行猶之乎病運也縱使彼觀望亦必不敢明白劫糧詐稱糧運有警或是分兒

父子故為此舉以害之亦不可知今只當將計就計籠絡之以求糧運無阻勦非所急若不得楊應龍此輩即殺千萬何益或今恐該道不放心因差一官行一牌去責令繼先來重慶令其兵即守地方護運夫彼若出即可無虞即不出亦必承認護運可以坦然矣一面行水運以備不測今該道只宜日夜籌算運糧事處處行催州縣官不可分心他事也

劉總兵

柵木洞之捷雖奇然所斬獲者外司苗民所招降者綦江人戶原是應龍所不照管不著疼熱者今已休兵五七日

矣正宜乘此前進席卷零賊直斬重關賊自瓦解若只以驗功等事遷延不進各路既入將軍獨後何以自解則今日之斬獲反是賊以餌我疲我為我塞責了事之計矣此不可不慮也江津兵既合浙兵又至此路已有四萬何慮賊哉將軍留意無忽

劉參議

婁山抵合江乃正路也此不可無防三道俱在遵城催糧尚苦不給而該道必欲至二郎壩何為此一事斷須相從無再以便宜請若人人皆可便宜則事去矣今川南有敗形四兵將不和一文武不和二人各自賢三以眾為政四

吾憂之至髮白齒焦而諸公猶若平常無事然且奈何陝兵畢竟作何處二千雄兵渦自數千里外費餉不貲可惜也鎭雄兵亦宜有定議然此猶小事只糧運萬分緊急李廷謙王勢皆庸才不能事事而該道又欲棄之他往吾不知所終矣

徐僉事

運米營中當寬然有餘使數萬雄兵安心討賊無憂匱乏至哉言乎安所得此語而稱之不佞爲之擊節數四自是無慮南川路矣聽之門下不爲中制矣川東俱略有次第獨川南可憂奈何

吳總兵

劉將軍已度松坎陳將軍已埽白泥將軍尚未報過二郎壩也幹壩巖門何時可至安村羅村會否歸降吾日夜望之眼穿腸斷矣用土兵宜時時拊循之恩威並用不可一味厲威嚴使其離心則難用也僕嘗恐將軍性急輕進今進取卻甚從容然又不可一味從容恐失事機耳糧餉何如不乏絕否報之

劉總兵

連日無移營消息何也張漢清之賊不多可一舉殲之即可到頂山矣節報賊欲出來包截此是以虛聲嚇我糧夫

然亦不可不備俘獲人口宜丞解之巡道不必候史同知恐久之不便關防致誤正事此一小捷使牽延數日後將何以舉大事乎李旭之不死天也賊當終滅於旭手耳鹿罕小寇何足爲有無然乃此處誤傳非賊之計也陳將軍已埽白泥有報矣

吳總兵

營中消息若何何不見報一二安羅各村已投降否曹副將於彼中夷情甚熟凡事可以商量再與監軍道商量當無不妥其別道亦不必事事與言恐反致掣肘不便行事也戒暴怒審機宜務使上下情通人人用命卽賊不足平

矣陳世賢仍令原官帶同即發之曹副將令彼用之以招來降人將軍不必置之左右蓋播州人與川人合惟川人能用之耳糧已足否時時報來

高推官

漸近敵境百凡宜慎頭人來降更宜審詳無爲所欺若漢人寓播而喜亂行詐者不妨誅之勿以姑息貽害進兵路道冊寄覽賊中聲息杳然無聞居然有背城借一之意從此以往日如對敵約會入關虎穴得子端可必矣

劉總兵

即日紅旗來報將軍破楊朝棟之兵若果如此亘快人意

但賊若以親子領兵來衝此是欲決於一擲者若不得意須糾眾再來可嚴備之務以全取勝則茲一役也將軍之功具第一矣竝候後報

陳總兵

楚中糧運向虞其誤特以具題乃竟誤也今想已到如尚未也即具文來叅之不可存體面令三軍忍飢赴敵將領夫馬自備成何事體事有大於此者為何事統寫來當一體叅之耳楊惟中到底不幹實事昨不知何處找得七人首級遂以恢復龍泉自命揚揚得意不知此遂可以免死乎今以此人付與將軍但須勉之立功立功不奇死不免

也昨得新旨令本部院毋得疑畏不行法致失事機昨處此于頗過疑若仍前說謊不實做終須斷耳四牌七牌此時想已埽盡便可刳大營於關上約會齊入矣劉鎮守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事想將軍更有等而上之者望望

支簡亭中丞

承教楚兵以四萬計乃陳帥有揭報見在隨行止九千人何也兵如此此其少更苦無糧此何以故望嚴催之運夫須令正官自押乃不誤楚中力非不足苦無法耳行兵須用重典有司誤事者徑革其任佐貳以下不時懲治又須多

差人守催無以騷擾爲慮蓋一勞永逸不得不如此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者也施州兵八千弟已全出三月本折以楚兵守黔地又楚師信地而蜀爲之出餉弟只恐土兵無糧生出別事又費收拾耳大抵土地者朝廷之土地錢糧者朝廷之錢糧大家儘力支持何分彼此該道所云全是小家子說話不必聽之也若三月之後師猶不解則望兄姑供一季蓋黔力如不贍致有別事少不得貽累二省但社稷有靈此賊或未必至彼時猶不了耳蜀中餉米將竭十二萬漕粟仰楚中如大廈望留神蚤發爲感

洪副使

安氏兵不舉或欲觀鷸蚌之勢也所不可知或尙存狐兎之情也所不可知是在門下嚴督之更以忠順之禍觀望之禍開譬之彼其幕下多智人如陳恩等皆號爲讀書能文章者乃不能明義理識時勢則亦謂之讀書不識字矣若朱承恩之書無足爲有無彼卽逆賊所自撰或其黨代撰者也安氏白不爲所惑但無令失之太巧則佳矣劉帥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也

張參政

降夷至六百九十餘宜轉發之江北遠地豈可令在營中宜急取解也腊受一人何必正法殺人多矣豈須此輩令

背負示諭賞格招降乃善策也但恐已窺綦江之虛可放去否酌之酌之今日報劉帥大捷果爾則門下發縱指示之功豈淺淺哉

劉參議

楊朝棟兵至綦江路一戰而敗奔囘復留羅古地與官兵相拒此其不肯退去明矣向傳賊欲力敵劉總兵以驚各路今敗而不退其兵必多又聞貴州屢報賊父子俱領兵出綦江則應龍又在婁山關調度者此亦勍敵也劉總兵兵止三萬請兵甚急門下所畫策正合機宜今宜先發馬兵取江津間道入東溪以應援之其鎮雄及袁初等兵以

後繼發俱令由江津來相機前進方妥葢彼大兵旣在婁山則宜合力攻退方可分爲奇正長驅直擣此機萬不可先也其內地之路處處相通奇正分合無不如意總之不戾於門下原指袁初等兵即以李長年領之鎮雄兵須藍芳威如未到即張本等且領來亦可也吳總兵報安羅二村俱降巖門之外兵不血刃則益無事多兵矣但糧運則不可不爲留意耳

三省鎮道

三省兵三十萬與逆賊環向而爭播州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與袁曹之官渡劉項之鴻溝固已萬萬不侔矣乃各

路久踰師期遷延不進此非獨武弁貪生畏死也文臣苟幸省事欲乘人之捷而居其功若曰進兵倘一路成功未必爲首功也一路敗罪且此路獨當之矣若大事不就自有總兵非他人之責也此等心事無甚難知不知事若不就僕且人人數其觀望逗遛之罪告之於朝使蔽法焉而後自郎刑不以大吏遺不以卑官分也不然朝廷設撫鎮司道豈皆欲坐觀成敗而獨令一總兵之爲拮据乎此月不完此疏必上幸與諸公言之撫院處亦蚤以告不然今日不言即他日言之晚矣

郭青螺中丞

朱承恩不勝其伉儷之念身自投賊此何足爲進剿之輕重無用急急上聞也土司輩神頭鬼臉我輩被其作使馳鶩不休彼反以爲得意矣水西按兵不舉反欲臺下幸其營若不能殺賊即營壘如山何足言乎昔陳恩與弟言勿斷伊往來使得行計弟曰尋常皆任之若定有師期豈得不進渠曰若有師期則不敢不進兵矣今師期久過蜀中日與賊戰而彼但剳其内地三月初一日楊朝棟親與劉綎接戰兵敗痛哭而歸人皆見之彼以爲松坎之說非也乃至今日方上討賊之疏此非獨欲玩我輩如土木更欲弄朝廷於股掌耳數日後弟欲上一疏明此事臺下幸勿

以爲訝昨見報廣西助滇餉三十萬今閩中十萬當已到楚中弟已令以十二萬本色餉黔仍爲催折色十萬昨蜀中已送去十萬則目前事勢黔富而蜀貧矣龍泉施兵八千黔楚皆不認餉弟只得認之昨方伯君來言蜀藏已竭自給亦難不能餉黔也弟爲之茫然自失故鳳陽之銀未敢發去然已差人催廣西矣附白

張同知鼇

合江運事狼狽一至於此若非該廳留心稽考極力擔當此一路兵俱當餓死何論討賊乎水運事本部自去年八月間已查考明白甚在可行而該道略不議及所以專官

前去舉行今該廳亦同此見本部眠始帖席矣已於嘉
合州等處差官刷船三百到即收以發運若其可行並
甯一路亦從此去尤便事也幸力圖之吳總兵兵至月
糧嘗盡奈何幸其兵尚未至三萬若及二十以前到尤可
及也過此無米則可憂之甚矣力圖之力圖之

張參政

柟木洞之下九盤子之捷皆天也以此觀天意知賊不
平矣南川兵已深入敵境不可更分也於川南調兵一
益之數日內可陸續至也賊必不能親至大戰蓋過初
則各路兵皆深入彼自應接不暇矣但綦江路不可不

積而嚴防之已行劉帥堅壁勿戰以老其師待其退而進擊之帥亦習兵者當不錯也彼需浙兵為甚當發與之留別兵守城可矣運夫致殞情殊可傷以後令米至即收若遊奇者可一懲之當以其詳見教草草

蔡知府

有自營中來者言親見該府短衣草履上下於山巖之間二千石朱旛皁蓋至貴倨矣一旦而冒煙嵐衝風雨與士卒分其勞役僕為之惻然動念焉顧丈夫定傾保大經營四方此為實事彼下帷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此為鬚眉女流耳即以彼易此志士不為也今想已至二耶壩過此以

往則爲賊地衝鋒破敵非文儒事此一軍止宜付之將領應敵而該府自在大營行監紀之事庶事有專責兵得實用賊必不敢出巖門關謂應龍自到二郎壩者未必然也楊朝棟則實至點脚壩已爲劉總兵破之斬首數百痛哭而歸矣

楊監軍

八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四萬原欲以一路抑可當播州全師更冤期齊進以八加一此泰山壓卵之勢也今湖貴按兵不進而令川獨當其鋒已非貴又不禁安氏之往來而令此時猶與之通信此非之非者也向來所云通信不絕

欲以計除賊耳今通信半年矣所行何計所殺何賊逆賊
父子親率兵與川中二總兵角若不倚安氏爲泰山何敢
空國而出若此楊朝棟兵敗松坎痛哭而歸至今猶在兆
陽水若日行計殺賊此時即可乘虛擣入更待何時行何
計乎他日官軍殺賊至必不能存之時則掩之以收漁人
之功若官軍一不勝則竟與連和曰吾且行計也以一土
司玩弄朝廷於掌股之上以爲無天日乎數日後無消息
吾欲明言於朝一處之以戒觀望然此猶土司常事也烏
江一哨雲南兵狠兵永順兵本處土兵不爲少矣略不見
一出奇制勝此又何也童帥豈亦有四十八枚頭目可以

自固耶異矣異矣省城路甚近糧運極便乃無夫何故郭青翁宜只在省下督運不宜入安氏營徒費時失事也弟一月以來與四兵道不寢不食僅能了一運糧事即黔安得以泄泄了此幸力圖之不盡

張監軍

安羅桃紅三村俱降安鶯仍斬一提調一坐寨一苗三級獻功自贖羅剛女已送出本身未至有云吳帥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尚未肯即出總之縱不即降亦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卻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美丈夫也在舟中尚長吁云

誤我誤我盡見矣帥舉動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
聞楊朝棟被破想當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觀望可乎
即留之此處事簡放歸矣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外人易視播賊者以為大兵各路並進羣賊應接不暇脅
從之眾非死則降彼逆賊獨坐窮山直成擒耳即龍分布
之意亦以為然乃既進兵而知其不爾也唐人有言矣少
誠拒命三十年淮蔡雖在中州實同夷虜況播州原自夷
地應龍又以積威劫之乎大抵播州之人自以為賊用命
殺將屠城罪犯大逆即投降恐不免一死又以年來剿撫

無定往日歸降之人業以自速其禍今日之事莫知所終而賊又質其妻子一有前卻立見誅夷故不得不為之死守死戰諸路皆然綦江者為劉綎徼於人言急欲建功故身先士卒累戰皆捷蓋雖諸路亦時有小捷而功則惟綎為多且奇至三月初一之戰尚有傳其殺賊子一人名以棟者恐未眞不敢入報也自是以後降者當多賊勢漸衰矣惟是零賊藏匿箐中恐梗糧道必須掃盡乃可深入而連日天雨泥濘難以長驅直擣必須舒徐而進不無少費日時然當亦不至長夏矣三省道里險遠人不協心催兵催糧焦勞欲死所不敢言惟是以天之靈倘滅此賊即與

之偕亡無恨則惟台臺少垂察焉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綎無他唯有貪耳然其貪亦不盡用之肥家也日出兵綦江龍閱其軍資器械一一精好良馬三百騰驤驍健未嘗領於官也厮木洞之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劍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吾劍一時赴鬬而死者四十餘人三月初一之戰夜中發其偏裨接戰勝負未分質明身自衝營舞大刀立斬數人賊衆呼曰劉總爺來矣一時崩潰尚有傳其殺賊子者恐不的不敢入報也當是時郎伯夷成羣陳仲子作隊安所用之乃知古人使貪使詐良有

以耳水西跋扈眞是可恨向來推誠鼓舞乃僅得其觀望若使示之以疑必助播無疑矣犬羊之性重在脣齒不知有君亦其固然今但佯爲不知催之用命但使止於觀望亦吾之利也又恐其觀鷸蚌之勢收漁人之功彼時自有明旨賞格亦無難處惟是都門省議論而但責肩事者以成功則幸甚然非所敢必也臨啟無任瞻仰之至

謝監軍

三寨既降巖門已在掌中快甚快甚糧運若更如期則兵得宿飽可以長驅矣據羅國明言彼在內日侍逆龍若知上司之意如此即可擒之可惜通之不早及今尚可圖之曹

副將有何籌算可與商之也大兵此時想已剳關上平南川已深入得捷西路必須進兵以牽之不可延緩致彼受累三寨人甚多何以爲養宜爲區處不可令不得所而悔其降羅剛有消息急報知不盡

張監軍

劉總兵見報有文來已行牌留之疏已久發彼方騎虎自不得去也承諭兵退二百里盡播人妄言亦因前日無糧不進之故今且降萬人破一國斬首百餘不日安插降人定即剳巖門關矣南川向闖剳清溪待馬帥恐失事機故催之進別有字令高推官抵關剳營但恐其太銳今再叮

之捆廣兵以無糧久駐白泥計今想當到湄潭吳總兵細打袁鑾是實盡聽奏民之譏者何頓挫之有袁年未潛伏也昨已奉報矣尚未到耶羅國明等談賊中事甚悉彼尚欲於關內與劉帥决戰但恐不能耳李旭已絕不得近前則朱應元之事尚茫然也今所憂惟高推官太輕敵可就近時消息之草草

劉總兵

留疏久上自應候旨昨有文行去矣今何故又以同衛為詞大敵在前兩軍對壘豈尋題辭避之日一懈軍心功反為非矣宜力圖進取勿再有陳令各路且將入關無令更

有逗遛之議也火器等項俱發綦江甚多就近取之草草

張同知鼇

運事經畫甚妥可謂良工苦心此事但一刻放鬆營中必有受其飢者不可不汲汲也水運甚便據該道所報刷船近二百本部院所取又三百若五百船齊到則運永甯一路似亦可供所省運夫又不少宜力行之合江米止萬石將來恐不給宜催各處之未到者諸款皆有條理宜時時營中稽查之收支不誤來去如期則餉無不足矣夫價作如何支給須有節縮不可冒濫並報聞

高推官

昨得報知兵至望草此賊地也出真州境矣自是以往處處皆賊宜步步慎重若長驅直擣恐去之太遠賊從間道發輕兵而斷吾糧道甚爲不便又各路倘未報抵關則此一枝兵不可獨入關前有單調抵關劄大營探望各處一齊進入今即不能全候齊亦須二三處同入已催各路若至月之二十日不入關者以巾幗辱其將計彼時當有抵關者方可取次前進也古云深入敵境利在速戰此爲孤軍無援因糧於敵者言今吾兵眾糧足自宜以全取勝特此相告幸與諸將熟計之草草

張監軍

承差催進兵八路通行不專為南川也此承差初五日方到南川初六日去而酉兵望草之潰在初三日今來揭稱承差飛馳催高推官進兵兵遂遡望草去關止半日程與賊相迎酉兵見勢大遂潰幾不敗事則是以酉兵之潰為承差催之豈事情乎當發使催兵不俟止知南川兵尚在眞州不知其已近播地也催者自催各道就近監理自宜以時消息之乃今日恐遂深入則是只聽其進而該道畧不止之也若此則安所託重於監督乎大抵今日之事大利大害自是不俟當之若就中機宜必須大家殫心從事若畧不引手止從傍評論此惟按院宜然吾輩局內人皆

不宜爾也劉綎一路止調鎮雄陝兵二千枝乃吳帥所不要者當初提時遠近相傳以爲應龍必益兵來巡東道與史同知日日爲請即城中人皆以爲宜厚其防兵家甯可多備自初六七後即日日促之前進今且差人守催之矣大抵穆炤楊寅應罕之賊未清亦白難責以長驅今番乃南川深入之過未可便責各路觀望也以後南川之事須加意料理一如身在營中時時以持重爲高推官言之若劉綎再不進功且爲罪自不相假草草

謝監軍

羅國明已到獎賞許安鸞尚未到何也想其人多費安插

乎此時卻不可惜費若三纍不下即斬首一百已費銀千兩矣已行令以百金賑淘洪村若少徑加之至二三百無不可安村羅村若已至即照此給之或銀或米惟所便也南川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繞兩舍禾甯兵亦不可不徇巖門吳帥志欲凌雲今者得無過於持重乎巾幗之辱行及之奈何奈何

劉總兵

初一之戰賊已破膽報復之說茫無的據南川兵已抵關此中亦當前進連日晴明正可乘機穆炤若是眞降即可令來見若是詐降以緩我兵不可墮其計中也只是東溪

應劄一營留兵為守以防包截而移軍苗兒岡則張漢清之兵在囊中然後埽平之後直趨鬼巖尋間道過婁山此又為第一功也不然此路兵雖經屢戰尚未入播境一步若南川路進關獨當賊鋒則又不免有逗遛之議矣惟將軍裁之

三省鎮道

一進關時關內關外賊必有陷坑竹簽之類宜用水牛前行或以椎椎地探之寸寸而進不可長驅

一賊常言終日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枚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劄一大營以為

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

一臨關時賊使人僞降或雖空身來降而預埋藏兵器於外或雖有妻子而多係虜掠他人不干己者但得吾受其降即就中取事此亦易見若一夥精兵自是不同舉目可見若老弱男女參雜壯丁無多此眞降也可分別防之處之

一賊若事急或斬一貌類已者稱係手下擒斬應龍來獻此亦不可即憑信懈吾防守須倍加謹嚴各哨整隊齊入空其巢穴俘其妻子審問的確眞僞自見矣

一賊若上國即分地屯劄迭行攻擊卻不可分爭信地須
俟各主將監軍處分

魏監軍

陳將軍良將也楚中百無一備而毅然獨往亦足嘉矣然
自十二月出師至二十七日始埽四牌又何遲也今已得
勝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宜令渡江埽七牌入關擣播
州川中四路不日入關彼若後期何以稱焉糧餉甚乏殊
爲可慮門下宜代催之吾輩一生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
年來天下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不以此時奮不顧身勉
自策樹而拘形迹牽文法後此悔之何及宜力與餉道言

之

貴州撫道

自進勦迄今整一月矣楚蜀之兵處處接戰獨貴州三路晏然不動若無事然以爲守便宜乎豈有自始至終略不動身者則直討便宜耳蓋平越路觀望烏江烏江路觀望沙溪而沙溪路原自觀望不欲進兵是安氏誤貴州貴州誤兩省也尤可異者原行陳璘與李應祥合勦四牌以爲貴兵弱須湖兵助之也乃璘已勦四牌矣應祥竟不至並劉效節亦不至也夫貴即貧弱各省代之出兵代之出餉已矣若並其戰守代之則所爲助兵助餉者何所用之今

八路進兵止以五路進而三路之不進者並在貴州即事成亦不便敘事不成不知貴州何以自解今止宜促水西如水西竟不動則二哨亦宜自戰其地只當七路進兵亦尙可了恐不宜聚各省之兵餉供水西之納交也事急辭迫特此奉啟敢仗威靈一嚴督之但長夏之前苟得結局則幸甚不然事且莫知所終吾輩亦莫知所終也外雜報數紙奉覽

謝監軍

吳帥談兵其氣甚銳乃今逗遛不進豈有他意耶可察之以報聞向送來圖言兩路夾攻巖門甚爲得策今圍又以

一路進入萬人進一羊腸鳥道只進兵亦須三四日何論交鋒此又何也彼中相去遠須專決而亟圖之若遷延不決是以兩路爲一路而竟亦未得收一路之用也則八萬人之冗食何所用之曹希彬輩有何意見豈欲嘗試倘方耶多少漢土官兵落一南川書生之後可嘆也

高推官

得報知已奪桑木關劉播之功重在克關今爲第一功矣但入之太深各路未齊殊有可慮只宜深溝高壘厚立拒馬以自守待各路抵關方可齊入尤宜時時以奇兵照管糧運恐賊以輕兵絕糧道則可慮更甚矣昨已專人奉告

今再申之賊頗知兵亦甚重關乃昨克關甚易此必有意不可以爲易與而忽之前有報欲誘進一枝決戰者或正此意不然則以間道包截抄劫事事宜防毫不可忽也已一日三差人於各路催兵但耐守三五日卽可保全勝矣

李修吾中丞

以一小醜騷動天下乃知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語非虛也五萬銀已到不啻雪中之炭後五萬更乞蚤發爲幸王鳴鶴有文已不來則餉當全發矣見報知彼中且有揭竿斬木之衆時事若此宜其生心以吾兄之雄畧直須折箠撻之此宜剷株撅根爲之於早無令滋蔓難圖也此中兵

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但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差官同草草附此漢世祖曰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奈何奈何

戴鳳岐制府

自有播事以來三省兵餉事事取之兩廣是兩廣代三省受役也乃臺下又多方加意酬應如響郎所自爲兩廣計當不是過此之高誼今世可多得哉直須於三代以上求之銜恩戴德甯直不佞郎三省吏民家戶尸祝之矣黔人積粟以待大兵楚人償金以酬積德具如來命致之二省第恐楚方苦於餉寡未即奉還須俟異日何如兵已進擒

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惟道險雨多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敢附報以紓台懷

劉總兵

昨文已批行且有牌矣留疏計到京已久數日後當有旨下此何等時而欲決去若必欲去則本部必叅非虛言也南川路已深入此一路豈可不進宜照節次催文整兵前進萬無再有舉動致賊聞之反大不便禍福功罪決於此時幸熟思之今差官口傳鄙意幸無忽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諭周敦吉汝隨總鎮屢建奇功初一之捷尤快人意但今

已十三日矣撅塹自守一步不入播境向言逆賊應龍初七八十一二必來報復今何在乎今南川兵深入敵境已奪桑木關綦江一軍尙未敢望見貓兒岡何況松坎何況頂山何況櫁梓何况婁山若南川兵稍有利鈍則是爾輩初虛張以催人後逗遛而誤事何以自解尙方之劍可嘗試乎功罪無常禍福自取軍令一下首及中軍爾所知也若能提兵前進再建奇功則一月三捷懋賞懋官豈能爾負故諭

蔡知府

投降之人至一萬以上則老幼婦女當不下六七千豈有

以六七千家口寄命人手而爲變者若其果至便是眞心無可疑也雖曰受降如受敵至於事在不疑亦須推誠若人人而疑之則無事可爲矣穆焰之妻子俱獲於川東方在川東請降何故又報之川南此人多詐若非本身來必不可信無爲所牽馬湖兵當任從總兵調度已行司遊擊領之該府只隨營監理不必臨敵也盖文職臨敵則兵馬只可自護反爲不便耳禁妄殺正監紀之事該府宜一面申嚴且零功不算按院有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草草

貴州張監軍

昨據偏橋塘報云陳將軍進掃四牌李將軍違期不至方以爲恨有文切責大將比後一日而得捷報乃知李將軍欲一取單于耳快甚快甚黔兵素弱此舉不但震動播州亦可壓服水西豈不快哉此時想已抵關幸矢心殫力圖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體甚尊將權甚專川南之事專託將軍即本部院亦但約期會授方略至於分布之事亦不能一一遙制也近得彼中文官議論甚爲紛雜恐掣將軍之肘故特行申飭可但一意督兵進取無爲所阻撓馬湖兵一枝專責成司懋

官不許蔡知府阻當浙兵一枝專責成封建不許梅同知阻當蓋此二枝兵皆因其難馭故令文官押之進營非遂欲文官用兵也若文官可領兵則不用設將領矣馬湖黑骨頭白骨頭一枝尤爲播人所畏若蔡知府選以自衛則此一枝衝鋒之兵少矣凡將領不聽調度者任從綑打若文官有阻撓者急以揭來當更置之冡當一路亦只責成曹吳二將不許趙州同阻當蓋彼只贊理監紀非遂欲分大將之權也但將軍處文武官亦須和平相與凡事與監軍道商議而行不可尙氣昨聞袁鳌來降綑之一縄彼頭目也旣來降何必綑之如此之類皆關軍機今當入關尤

為要緊事事留心可也

郭青螺中丞

楊惟中止欠一斬故劉效節甘心避賊姑息一二儒將使法令不行三軍解體倘大事垂成又復決裂則三十萬官兵數百萬本折付之枉費西南天下且不可知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今日之舉甚非得已效節之兵煩吾丈亟擇能者領之無令誤事若惟中之兵已令交徐允爵矣恩恩不盡

吳總兵

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曰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

不入播境將以何待以為兵少乎二路合一路七萬之上矣以為糧乏乎兩路水陸齊供轉輸如雲矣以為道梗乎三村投降兵不血刃矣若是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賊信可怕然兩川路已據桑木關彼亦人耳非有兩鼻四目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此路甯逃其罪乎欲行法於中軍且少俟之幸亟決擇無忽本部甚尊大將甚任大將正為此事專責大將耳

劉總兵

自二月初一日至今半月矣略無移營消息但云賊將出關來賊若一月不出便可一月不進乎裹糧坐甲惟敵是

求若聞賊將出而不進則必待賊盡而後可入關乎南川路固皆男子綦江路未必皆婦人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此路之罪更重然而名出其下萬萬矣欲挐中軍來處且姑待之幸加決擇無忽

謝張二監軍

南川兵劄桑木關以日為年日望各路齊進而綦江永合路遷延玩愒略不關心豈彼一路皆男子此一路皆婦人耶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應合哨而不合哨軍令具在毫不以相假也文到而不進兵者以鬏髻一頂女衣一套鼓樂送之營中無以姑息坐受其累草草

高推官　馬總兵

連日以孤軍深入為憂又聞賊欲截我糧道今查有南坪大埡一路可急防也此外宜防處俱可防之已發巾幗催各路不日齊抵則無慮矣萬分留神爲屬圖一紙附覽

劉參議

來教謂賊聲東擊西何視賊之大而自待之淺也賊此時尙能以奇兵擣瀘合則三五年前已無四川矣鎮雄兵旣不願入綦江路卽令藍芳威領之從野豬子進惟餉事則煩門下專任之無令他日有前郤也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護餉高推官已脅關

而據之需護餉兵如救焚溺勿再往返草草

張參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參之耳以一裨將把守猫兒岡便不進要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纔建小小功勞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陝兵向爲廣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查治之既爾難馭不如令之隨營免爲民害也李奇泗何人乃爾旣江津兵該道何不徑拏治之卽行文矣晉兵似是虛聲果來耶當迎而禁之事體紛紜千頭萬緒乃知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非誣也各渡口船隻有否周同知太迂遲奈何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副將曹希彬汝稟帖來稱不可輕進輕下須待各路兵到相當又言差人去催安兵爲齊到聲勢此言不爲無見但待各路到是也待安兵齊非也安兵原是觀望阧柯阿茵又受了楊應龍金銀無數以故按兵不進今我兵進尚不能保他兵進若欲待他兵進而後進則無進兵之日矣至於各路兵亦難待齊彼此觀望不知誰是該先到的且八路之中惟有永甯合江兩路合一路兵至七八萬尚不肯先進誰肯先進乎況南川一路已奪了桑木關烏江一路已奪了老君關今永甯即奪了巖門關已是第三功了

更候何人豈仍欲候綦江一路耶綦江一路劉總兵因見了同衛之報具文來辭本部又行文留他以此往返耽延了五六日若非此事耽延今已到關矣永合路兵衆極足坐了四十餘日一步不進端的何以自解况安羅三寨已投降了尚不敢進若不投降待如何今再差人說去此時巾幗之辱想已送過了人若怕賊也不以爲羞過時惟有劍耳

吳總兵

按院所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爲初時進取相機進止之說也今已開刀四十日各路有破關者豈可坐而待之

此宜長驅直擣無庸更遲回矣安羅二村人至二萬若出則無地可容此宜質其頭人之妻子於內地而令仍居其所以自守蓋吾兵已至幹壩則賊亦不能逞出害之也此須得其誠心乃可若眞僞未明自難放心在將軍酌之若以此事稍遲進兵恐落賊緩兵之計又不可不察也或以一將與一文官安插之而驅兵前進亦可統惟隨機應變要在不誤事非能一一遙度陳世賢已發同合江卽令赴將軍處草草

張同知

水路一通運事大便爲之一快若非本部力主於上該廳

力行於下未易有此也但恐各處未完米不到有誤轉運今可開來本部徑催之草草

汪登原中丞

川省久不用兵軍器一無所備近雖日夜趲造急不能多過承垂念自遠解發營之中流一壺且當千金享之何況艨艟巨艦乎感甚感甚未完者仍望自水路發來無妨多多益善也差官同附此上謝

劉參議

從來土兵不甚奉將令惟賴有監軍耳吳帥既不能服土兵謝道即當一力擔承而悠悠忽忽玩日愒月此何以故

便中力爲言之僕亦專責之矣梅同知之遣其所以前已奉告乃本官至合江送回一條陳云職之責任似不臧於大將而權不兩持又云旣在彼須自由不然安能以無所表見之身云云不佞讀之茫然自失謂此狂人也若在彼只日與大將爭權而事去矣故亟與之同大抵軍中貪人詐人奸人庸人皆可用惟狂人不可用爲其以兵爲戲而僥倖於一擲也今來教謂陣前當用此人恐亦見其表耳今如教令催水路糧即以佐監軍謀議必不可令握兵彼嘗欲以兵爲戲也鎮雄兵原以五千欲從間道出奇業已少之今三千得無太少問藍芳威渠言不患少彼能用寡

即任之矣今彼已去可在彼議定即發行治糧以隨因糧於敵此二言者尙爲可慮蓋糧不能多而敵無可因則事去矣須仍爲運給之無以省事爲主軍事必不得從省也別教謂當機立斷直同指掌所指何事幸再教之草草

楊監軍　童總兵

自開刀來各路報捷獨烏江路甚爲寥寥亦知其去賊巢近必有待也乃今一戰而渡江奪關豈不快哉安氏即觀望見此景象豈得全然不動恐從此賊遂亂矣此中自南川路破桑木關之後即四出催儹各路計二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尙

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催可至至則嚴門婁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刻下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爲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眞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拭目俟之耳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吳總兵

兵久不進豈土司兵不肯用命乎此輩要在鼓舞之不可一味厲威嚴曹副將素得其心可專責成之也安插降人當專託監軍與監紀各官不必遠商之二道往返數日則誤事矣軍中必須調和人情乃克有濟將數萬人又與將數千人不同須人人得其心乃可用其命此宜克己下人

無一些客氣乃可也常慮將軍性急恐失人心故時以此言進惟留意無忽

張監軍

劉帥已提兵前貴州又報奪烏江關而彼去婁山尚遠卽至已落人後矣吳帥意蓋亦俟有綦江近關之信乃敢前者總之此二路抵關當在二十之後也但各道照原行催之彼以失期爲慮無不亟亟者蓋前之定限止是空言今之違限著有明罰彼當無不以爲意也弟亦日日發使督之矣自正月來已發過三疏官屬一進兵一捷功一今又當報一次矣蓋須時時報之以消海內姦雄之心不然鳳

陽之事恐有接踵而起者可慮也穆炤言應龍向南川路去宜行令謹備之然此恐亦舊話今貴州事急亦無暇矣

徐僉事

劉帥見報不得不求去然留疏已上勢不得去也已開諭之即整兵前矣貴州已奪烏江關渠望婁山尚在旬日內已落人後不肯不汲汲也別教知以念親分心顧此何時哉一刻放鬆萬人委命矣騎虎者勢不得下此善喻也不佞家事門下所知不但不敢開口亦不敢置之於心乃知國爾忘家亦勢所必至以天之靈旦夕滅賊爲諸公列敘勳績之後吾輩乃可各行其志耳門下以兵道督夫盡四

道一體非代庖也附白

陳總兵

聞將軍與賊隔江相拒此死寇也勢無退理若自後夾擊之乃可挼應將軍渡江而今施南兵已奪板角關此其勢亦難退則將軍亦設計渡江翦滅此寇何可與板角之師為犄角而入關不然拒守日久兩軍俱老此危道也此二枝俱將軍信地僕不憂將軍大兵憂板角之孤軍耳惟將軍留意無忽

張監軍

穆炤猙獰不羣差官親見之宜其反覆也劉帥處已囑令

愼用之但此帥太憨難以口舌爭直再四丁甯之耳質其妻與子方是作用而渠且欲給之完聚豈不憨哉已再與商之矣違合逃兵之事想當有之當查實行施南兵已據板角關不知眞州路去之遠近昨見報李經等打苦竹關想亦不遠也若二路聲勢相倚更爲雄壯幸亟與高推官言之劉帥亦提兵悤悤行矣然須五六日後乃抵關也頃細思之各關之打皆不費力當是賊不肯以兵守關恐其逐漸消磨且奪內兵之氣因不復守但於白田壩待之若一路先入則彼以全力制之卽各路齊入彼亦爲背城借一之計此須令齊入而夾剿之彼自無能爲也若先後入

則非算矣水西近寄聲奢氏謂我輩但看楊家與官兵相殺若兵勝我二家方可動兵今我雖屢報勝安氏兵猶未動也可見關外之捷彼皆不以爲意關內當有一大戰此時方可決雌雄耳時高推官望草一捷遂以爲賊易與殊爲率易可嚴諭之令準備入關之大戰也

吳總兵

安氏觀望乃其本情今畢露矣奢氏不爲誘引足見忠順但其兵至今不進雖謂無狐兔之情已爲一牌切責世續當令曹希彬開諭之若再觀望或雖進而不盡力殺賊即當盡法處之追印罷職矣將軍宜從權鼓舞之人可以德

威不可以威劫也劉帥已提兵長驅不日即抵婁山盡移
炤已降一路無阻自是入虎穴得虎子之勢將軍兩路合
一提兵入萬愼不可落人後留心留心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南川路兵不進高推官策馬前行土漢兵只得隨之遂不
數日而克險關綦江路兵不進史同知集諸將於營中向
上四拜曰委官辱舌已敝而將軍略不動請從此辭赴轅
門待罪也劉帥令君臬挾衆而起今永合二路兵七萬不爲
不多矣開刀以來四十餘日時不爲不久矣文武如林列
營數百竟未有竄左足而先應者監紀官亦未聞作何催

督也無乃溺其職乎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未有無事而設官者若設官而不事事則無所事設官矣特此爲問具以質對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楊朝棟敗歸不敢更出關迎敵惟分兵守關耳然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故我兵至輒不能當遂據其關惟是各路或有零賊爲梗未得齊到而其先抵關者亦守約束不以孤軍單入可無慮也劉綎戰後休兵方圖進取忽得革任回衞之報只得具文來辭又復移文留之往返之間耽延數日吳廣亦待之同進故此二路遂不能抵關乃知

臨敵易將眞非策矣今已整兵前進總之此月終可齊到也賊中投降者雖多而死守者亦自不少若不進兵而但投降必無濟於事積威所劫眞可畏哉若不滅此賊遲以數年西南天下端不可知信乎非兵無以立國而以和自愚不獨行之夷狄爲不可也臨敵不勝皇悚

謝監軍

闖兵帥逢人即駡全無禮體以此將領土司皆心離而色輕之不用其命以故師久不進此事兄必知之何不一箴之也若此人剛愎不可教即當親自責成禆將鼓舞土司俾之用命成功奈何道旁作舍日延一日今貴州俱已進

兵而此中反落其後尙云待劉帥此蓋爲將領所賫土司所愚而不自知也若劉帥有不測則彼遂終不進乎播州兵不過三四萬彼擁精兵七萬猶一步不敢前高推官何人哉降者若眞此時必出此時不出必是僞降日日待之何所底止如此用兵不但以軍旅爲兒戲且以法律爲弁髦矣轉服入夏進退維谷天地雖大何以自容他日莫謂不佞不言也曹希彬卽受辱主將亦應先國家之急何故甘心陷之以壞我事行斬之矣可以示之又聞劉國用欲得一守備衙何不說來此有何大事而令之阻軍機乎需者事之賊也奈何奈何

吳總兵

聞將軍善罵人動則曰忘八忘八何必乃爾彼土司兵夷種也須籠絡使之若使心離則不爲我用反爲我害矣裨將雖屬官亦各有門面將軍不會爲裨將乎劉帥一帖之誤恨之至今奈何輒辱裨將也亦不恕矣又聞不許各營以揭帖來尤爲無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郎人君不可而況於人臣以上事亦偶爾風聞全非營中人謄謗者莫又過疑而罵之也播州兵可用者不過四五萬今各路殺敗已多所餘無幾將軍擁精兵七萬若人人得其心用其命破之有餘所言待劉帥者此將領土司愚將軍責將軍耳

今各路已進逗遛之罪將軍自當之即與劉同罪彼且以爲快矣今將軍亦不必露此意但和顏悅色以鼓舞裨將土兵俾之擣巢成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奸剛使氣使人人離心事必大壞不止不能成功而已營中有親信人可與商之即知吾言之不妄矣

劉參議

賊兵㓟溫水是三月以前報即楊朝棟之兵自溫水出黠脚墕戰劉總兵者非欲出合江也袁年未投降時彼尙不敢出合江況今日乎鎭雄兵旣用之糧餉須爲議妥若待其行而令陳嗣昌督兵把住彼以無糧返兵陳嗣昌能與

之戰乎非長算也王塾似亦不可入此路以此路太險兵又不馴恐難收拾耳惟劉之陳世賢無足爲輕重者去留任之彼何敢入關入關賊殺之矣

高推官

每得公移爲之快然賊兵雖不多然我不可易視之須以石爲虎方是萬全且今聚兵二三十萬而止以一枝與之角倘有利鈍反搖衆心故愼之又愼耳若公見之極眞亦任便宜然必須求萬全爲妥也兵入播地功級豈有假者該道拘泥之過當爲言之田老先生常言克播之役須當翦草除根無留禍種來揭所言可謂得之草草

謝監軍

此時降人無甚可疑彼關內之人皆餓死即求食亦當出矣可盡心安插之勿與人議彼皆局促之見從之則誤事多矣賊勢已衰兵宜速進大帥不能用衆兄宜一面調和此君一面鼓舞兵將凡事果斷剛决而行之則風行電埽功在目下矣不然雨多水漲糧運艱難進退維谷何以自處念之念之

支簡亭中丞

陳帥從白泥進而李帥不會已非原約乃遣偏將來而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可為痛恨已行拏解並行李帥渡江合

營矣惟是陳帥兵既深入糧運不繼致令三萬人飢餓將死幾有反戈之事將來事勢尚不可知餉道所司何事而狼狽至此弟已遍行二監軍及兵備道共催之然須有章程乃可循不然則亦無處下手矣蜀中運夫皆取之近便州縣里甲每一州縣有派三五千者有派二三千者日給銀二分令正官押來入山如採木之事又四路以四兵道分催乃僅僅不誤今楚中不知若何若事尚未就可一面照舊催運一面於湖北州縣起夫接濟尚可及也不然事且不知所終矣

張監軍

綦江兵已行弔巖子之防嘗查行此宜兩路共爲備可也
困獸猶鬬況酋以知兵而率敢死之寇嘗事事留心務圖
全勝高推官自謂料敵之審然臨事而懼聖人所以行三
軍也惟是當機而發一發洞胸則妙矣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從來未問兵先問糧今聚三四萬之兵而不給以糧俾之
叫天呼地採蕨而食自古有是事否楚地大人衆只用二
三十州縣每處起夫千名令掌印官親自押來日給二分
有銀則給之無銀則令戶族自貼算其糧差此何難之有
今日之事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已若只以姑

息延捱三軍一呼且有別禍不止不能成功而已大家利害所關誰是袖手旁觀之人特此相囑幸惟留意凡事徑行莫待呈詳兩院遲則無及矣

蔡知府

馬湖兵豈可令護餉誰為此計者孟浪哉可亟抽入營中也兵已發而顆粒無支此何以故已嚴催之料水運不日到想有濟也今大家同舟濟則俱濟覆則俱覆何事不得言而有出位之說此世俗之見非所望於賢者以後宜大其心胸以匡濟時艱為主無為俗套所縛萬萬

李總兵

陳將軍進白泥摶四牌是爲黔中埽除者將軍不與合兵直以偏師會之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即後來有功非原約矣今陳帥已進龍泉將軍宜渡江界入黃灘若不能獨進仍須與合兵不然一味坐待其進而尾之則舉動不雅之甚矣謝朝俸等若投降則甚省事第聞賊近又得志於滇兵恐此輩又長其雄心未即降也是在將軍善圖之然莫令遂其緩我之奸則佳矣

魏監軍

陳將軍智勇足備眞良將也楚得此將不能爲之足兵足食以共成功業致令其告飢於千里之外是尚謂國有人

乎永順兵只是欠鼓舞所以不進夫枵腹應敵即我兵亦不甘心曷可責之土兵兵連禍結勢難惜費今該省動則算一年之費不知兵已深入若轉運不乏則兵精糧足旬日內即可了此何事一年若只如此悠悠泄泄即十年何益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此時此事而不盡心何時何處盡心幸力圖之無令三軍脫巾而呼投戈而走令人以爲忠於賊也

史副使

通省餉事豈不知其要緊只是四路陸運一日歇手不得此時交代甚爲可虞所以只得抵死相託其通省事雖曰

豉委實欲自催之耳從來用兵之難莫難於今日謂事事皆須眞米實麪一毫空隙容不得也賊勢已促我兵已勝拚命相捱一兩月即可了此若稍有囘慮便如上水船拽至九分忽然放手他日悔之晚矣留芳遺臭我輩共之身家乃其小者幸留意無忽

楊監軍

連報烏江河渡之失令人仰屋竊嘆然勝敗兵家之常勿以此遂灰心宜整兵劄近地而添調土兵彭元錦之兵爲所殲必不甘心廣兵亦尚有一萬未到可速催之卷土重來未可知也賊三月初棊江之敗其子幾不免尚能養威

至今得志於我我大兵如雲豈遂以一失自阻乎必不然矣聞烏江之戰初已勝之後賊改服而來稱係安兵遂爲所給是否果爾則安氏眞不可知也此時彼不能擣巢亦宜應援而兄弟兩人高坐不動何以自解彼常與各土司言莫先動兵須大兵勝乃可助之今日如此彼必助播矣可且佯爲不知以切責之而以其的情見教萬萬

張監軍

來教料賊無能爲是也但我不可以其無能爲而輕之耳南川兵至逼賊巢三十里而不動此非人情也欲以驕我誘我待入其巢而後背城借一以爲必勝之計此亦未爲

非算也蓋賊之用兵原只咸劫非身在行間未易取勝棊
扛之役已不能出又不敢出又不敢用他人而託之親子
託之親子亦敗則不能遣兵赴敵可知矣若至白田壩彼
方親督一戰此最宜防之須三四路入然後彼無能爲也
聞播人言進關後各路尚未易會哨蓋相去各三四十里
有大林箐亦難差人須於關外約就期會齊入相望劄營
乃妙則須就近調度之烏江河渡皆以土兵無紀律深入
爲所紿而致敗今我不可不百分圖全高推官少年推鋒
之說未可全信各路進兵在目前奈何不能須臾待平土
司兵常有爭頭功之說不可任之須與說曰但滅賊誰非

有大功者何必頭功也板角關之兵最勁可以約之但亦無令單入向因各路按兵不動而南川獨入故差人守催令入關在郎反令之持重但時加鼓舞不復急催矣以時消息則在該道之善用之也

李總兵

該路報功獨多將軍之壻清聲蠻亦多勞矣人命關天慎無令及平人降人以各路間有此風故以相戒也烏江之失似是土司爭功自相陷害者非戰之罪亦非賊之強無以爲意若彼處不能進只令留兵自守而以其餘合此路同進則勢併力多萬無可慮矣與童將軍商行之賊所苦

只是併兵我兵併則彼無能爲料此時想已過江須與三渡關同入無單枝見弱又不便也

張監軍

聞有眞州之行甚以爲慰因思有相商者數條用備軍前採擇

一播人恆言關內男女可十萬成兵者可五六萬精兵可三四萬此從來相傳之說今自開刀以來雖屢有斬獲然皆關外人關內人惟與劉總兵一陣出關者萬三千人同者多半則關內實有三萬兵矣向來處處設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關彼必聚而敵之若三萬必死之寇亦自勍敵

何謂弱也今宜三四路齊入彼自無能爲若以一路當之

端非勝算

一降人雖多遠者無慮我兵近關而關內出降者必須愼防且如賊把關甚嚴我尚千方百計覓人入內行計今關內出降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爲賊使出者靴水之戰朱序一呼尙能倒戈况今日平閒該路向令降民立營與吾兵對劄甚爲非計今宜先發遣降民入內地無令近營可也

一關外罷塘與各路相約齊入至關內不便相約矣

一關上仍宜劄大營以屯糧爲家糧夫必不敢入關也

一沿途橋船皆宜點檢無使運夫阻滯有失糧運

一通播小徑皆宜令護餉兵嚴防以杜劫糧

一夷人宜駕馭之勿失其心

一入關勿輕合哨近烏江之失乃賊假水西兵來合哨者即水西兵亦宜防

一先約永甯兵直抵囤下彼若與綦江南川兵戰敗則不能歸囤可擒之矣

一龍泉一路可相約同入以壯吾力

一賊若稱擒斬應龍來獻不可全信彼常養數十假者代死也

一各兵入播賊若上國火急報來以便調度

劉總兵

兵已至石虎關賊望風而退計此時當至婁山關矣以前當勇往直前以後御宜安詳周慎臨敵不得不爾也計賊原不多而近日各處告敗則精兵尚不足二三萬若川兵四路齊入便有如山壓卵之勢況以將軍之威望奪其魄乎關外一約會同入賊不戰死即當上國矣張漢清鹿羣諸賊已降否若不降又不敢入關恐爲糧道之梗必須遂中留兵爲備莫但靠鎮雄兵彼其兵恐反梗糧道今只令進凡灘一路以遂爲聲勢且皆零賊也關內宜劄大營屯

糧然後可進可退仍須發兵接糧此宜事事算到方妥投降之人宜慎防之即穆焠亦百分留意必事卒此輩方可信耳

楊監軍

烏江之事可爲深恨然莫以此遂自阻只管整理敗殘兵馬鼓舞振作以圖恢復一面催調雲南廣西永順之兵不旬日可足原數矣如此方可以衆土司之膽而知國家物力之大也水西只管驅使且密告以外間悠悠之議令自爲計且以消其邪心即不得其力無論已洪君似頗方嚴可令善馭之草草

洪副使

連得黔省所傳情形大異令人駭然得教則尚在疑信之間猶可折箠使也大抵此輩非我族類即妒功而矯命難謂無之若顯然爲逆名利兩失恐其不敢亦不肯惟以恩信紀法時申戒之料夷狄之邦無不可行也苛水爲營既不力戰又不守橋自是我軍之疏於計而盡委之他人部意終不謂然何如何如

魏監軍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陳總兵身爲大將手握重兵不能便宜進兵而爲人東扯西拽幾如招商店中之銜世有此

理平爲陳帥言不佞任將金石不移誰敢撓其權者即以
杜後患文彈治之此時想已入播有文從綦江路來二日
即可達也

詹副使

兵已入播州去路更遠即二夫一兵亦不宜吝只要目前
完事便是一勞永逸若少有鬆慢則前功盡棄即渾身是
口說不得也將官當此時乃國家安危所係全要文職官
扶持若與之爲儺是儺國也人臣而儺國可乎龍泉路雖
屬思石道然楚兵自宜楚餉思石道所餉者施州衛八千
兵向日黔楚皆不認不佞不得已發川銀爲之買米責成

思石道運之而已非黔餉也今四月終即滿以後仍須楚米餉之蓋楚有漕米自應濟黔即以算十二萬之數亦可若委之於黔則彼必不能此楚兵也楚將信地也川中已餉三月矣可常常餉之乎惟高明察之

梅參議

大兵既入播州糧餉十分要緊須多方轉運常使不乏此鄭侯之功也路既遠夫須多若至三百里之外須一兵一夫乃濟幸圖之此一勞永逸之時矣

劉參議

陳世賢以其爲袁年之親也故令同進兵若日即令年監

之耳若以爲不可保則即發來羈之不宜用也其家人評
元正月入播是未投降時事二月終方出今云李元豈即
此人復遣之入耶四周皆我兵恐亦難入幸示其詳處此
輩如孤豚耳何所復難惟恐驚諸降者故且牢籠之不爲
信義也貴兵新敗我輩更宜坦然示以不疑若先自疑則
彼窺之矣然貴兵原不足爲有無今川兵皆已進關酋且
上國無用潮貴也惟宜日夜供糧爲要貴竹人議龍澄謂
其有妒功黨逆之意不佞以爲妒功有之黨逆尙未可知
若然則鎭雄之兵得無可疑蔡守遂因水西而疑及永甯
如此則酋石之外無一可恃之土兵矣要之事自有機

自有法人自有心正不宜如此多疑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者也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黔人多言水西陽順陰逆以故賊寇不告我敗不援猶有狐兎之心今郎報彼深入亦未易得其力也然亦且羈馭之令其支吾而我就中取事若直責之則彼且懼禍而勢愈合更難處矣黔撫與之歃血爲盟一向以爲必可信無疑龍以爲黔撫忠智人也必且有據而近亦不自堅其說直恐其中禍於省城囑以必且爲羈馭故龍不敢不以爲台臺告恐有言及者以備斟酌然犬羊之性終懾天威須

牢籠之中不廢督責庶可消其邪念也統惟台臺鑒察

貴衛道梅參議國樓

賊闌外之令不甚行即有戰者亦逆黨自戰其地耳水西之兵威頗盛無格鬬者宜也惟報功無級逼巢無戰則不可曉耳詳其意蓋以勦紿我以助紿賊欲兩下觀勝負而投足者惟使之而防之則不蹈烏江之轍矣來教甚合鄙意敬謝密之密之

楊監軍

貴兵原宜一路進分而為二其力已薄安得不取侮今若恢復河渡以報讎之兵乘事機之會桑榆之收端可望矣

惟力圖之草草

朱芳麓侍御

烏江之事昨已上問得教甚慼慼背水爲陣兵旣潰溺自多但水國之人多善浮者亦自多所全濟耳惟土兵一敗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而賊中實亡兵士六千賊中傳以爲殺二萬人此可以觀陣失之難於定數矣蓋陣敗而兵士借此逃亡各處皆然顧餫已破矣卽多少安足計乎惟是此一路雖敗無損全師之勢今各路業以入關卽此路仍卷土重來亦可也人多歸咎土酋妒功左使然無故分兵得關不守兵

無紀律士無戰心種種敗形已具未盡而蟲生之矣承差口傳台命業以心識郎囑各將謹備之以鄙意度之犬羊之性或欲專功或欲庇鄰皆不能保其無惟顯然爲逆則必不敢亦不肯而彼中當事畏之太過至慮及省城則甚矣此輩以我之氣勢强弱爲順逆我愈徇彼愈肆其勢然也臺下以爲何如

郭青螺中丞　宋芳麓侍御

川兵四路俱入關矣精兵可十五萬郎有二十萬之形若得陳李二總兵入則三十萬之勢矣此郎有善爲播賊計者恐亦無如之何而陳李以烏江之失逡巡不進云奉臺

下令持重也今何時也爭上不下豈持重之時乎望借霜威一嚴催之過此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是役也聞壩陽兵先走又云棄明遠先走又云謝崇爵部兵先走總之以怯取敗乃其本情若一切歸之黨逆者恐人各有心彼亦不服也先走之人必須寘之於法乃可用眾臺下以為何如水西兵原調三萬近有壩土起兵之說恐不須此烏江失守省城可慮令以所起兵留在本地防守省城不必渡江已有行矣惟裁示之不盡

史副使　劉參議

差人自營中來者僕人人問之人人以為兩路餉皆不足

進巢之後必誤也果爾則可憂之甚僕爲之廢寢食矣今宜大破拘攣多方募調工食即如前議全給亦可宜風火急圖無再遲疑僕但求全軍不責多費不責擾民也今令守道於二郎壩總催兩路運官運夫令早入營宜百分留意至懇至懇

趙州同

來揭持議甚是如此方爲老成之見也今兵已入關賊勢大窘惟要我兵日愼一日自可全勝圖之圖之糧運可慮何不早言此何時也明目張膽以濟大事便是忠心何必慮患以後軍中事但可言者不時速說來譬如數人乘舟

雖揚帆把柁任各不同然濟則俱濟覆則俱覆若但各司其事不相應援直待已覆而後曰某失某事則直有訴之水府耳

史副使

永甯兵至四萬以上而夫不及三萬此其不足明矣今事已在九分卻不宜惜費火速添夫添價即多費無妨若糧乏之而兵同即積金如山何益平成大事者不惜小費綦江不言而自增夫三萬僕感之刻骨矣昔有築蜀城者衆疑其難成曰但把錢不當錢看把人不當人看事無不成其後城果就今正其時也望破格爲之若合江分去米無多

不必與較若使米有餘即分之可也今日之事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譬之同舟遇風覆則俱覆濟則俱濟若胡越相視待其既覆而後訴之河伯水府曰是某之罪也何益矣不佞代湖貴出龍泉一路之餉亦求濟事而已人是朝廷人錢是朝廷錢彼力不能爲吾幸可以兼之何苦不一引手以濟朝廷之事情急詞迫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惟高明察之守道中路總催不能爲門下代矣

又

別揭所開二路難易已悉然此不足言也今二路已合爲一路一旅脫巾三軍立散賊若不滅該道能敘功乎但千

言萬語止於免參而已丈夫行事先以免參自期可乎若鄙意則謂但宜多方處置求寬然有餘可乞諸鄰則成不獨成是大同無我之度也不但鄰邦即本路折算太窄兵將亦無樂用之氣夫軍法與吏治不同土兵與漢兵不同秦越人之已疾老人小兒婦人因證立方夫然後可以起死人而名聞天下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徽門下誰望者草草

楊監軍　洪副使

水西從來善待之渠亦有忠順之名自烏江失事之後黔中傳言至不可聞令人疑慮之甚乃昨有板角關解投降

一人到蓋賊中老虎軍也問以播事云安三劄大水田賊遣人問以我家與爾無讎何故如此答曰爾家得罪朝廷上司要我進兵我敢不進終不然你姓楊的幹的事叫我姓安的替你當了罷其人痛哭而歸安三郎隴澄堯臣也果爾則安氏固無他意不必疑之矣播州差人言姓張水西人必知之門下可徑問之見報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疑志不可以用軍若人有逆志而遂之固不智若人有忠心而礮之亦不祥惟門下留意無忽

平播全書卷十三終